

【闽都新谭】



《幸福草》人物群像的复调书写

■成凡



【诗歌】

写给一个白瓷女孩(外一首)

■陆地

一把篾刀,素手纤纤
加1300度的烈焰
沉默的泥土
幻化出新的生命形态
有了千年前古人的风度

一朵花,或是一片叶子
无意于媚,落在瓷化的经卷里
神性的纯洁,羽化为一个符号
传达着一些历史过往
或是与何朝宗有关的故事

一个地域古老的传说
就这样进入了记忆的深处
三千八百多年的窑火
描绘时光的弧度,照亮
曾经的黑暗与迷茫
九重山,九重水,九重瓷
万物的影子深深刻在艺人的心海

七月喧闹盛开,万色风华的素净里
我读懂了一个有关陶瓷的故事
也读懂了一个瓷都女孩的心事
她的清风明月
她的百转柔肠

侠客

有时,真想做一名侠客
仗风为马
仗剑天涯
穿越岁月的风尘
脚步匆匆
永不疲倦

寻那十五记忆的晚霞
伫立沙洲,独对星汉
为许多不平出手
也在众多陌生人的喧嚣中平和
品着一杯茶
看远山辽阔
观明月升空

侠客行走江湖
顶住那些风雨
躲过不少暗箭
无人处,也偶尔伤感
只为远方的一片叶子
只为一个心仪的姑娘

作为一部篇幅不长的剧集,《幸福草》在有限的24集内容中不仅讲述了黎长欢团队菌草援外相关的一系列故事,还塑造了包括黎长欢、黎长欢妻女,援外团队成员郑伟龙、李春华、黎翰,外交官赵其峰和在巴马拉拉经商的商人林达等众多生动的人物形象。不仅主人公黎长欢的妻子和女儿,包括菌草援外团队的每一个成员及其他与他们相关的配角人物,均因有完整且各具特色的人物线而鲜活,而这些人物线之间又互相呼应,以此完成复调式的人物书写。

主人公黎长欢身上重要的戏剧冲突之一,是他醉心于带领人类脱贫致富的菌草技术研究和推广,将时间都投入在事业上,而极少陪伴家人。黎长欢的女儿黎芷薇对此颇为不满,她一直力主让父亲退休,回归家庭陪伴。在这组冲突关系中,黎芷薇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黎长欢的“对立面”。而父女两人关系的缓解契机是黎芷薇来到巴马拉看望父亲,本来她是想劝父亲放弃当地的菌草援助项目回国退休,但在当地看到菌草对当地人的帮助后,她选择留下和父亲一起推广菌草。在巴马拉,她遇到了自己的爱情。她和当地大使馆的外交官赵其峰



相恋,两人的爱情和黎芷薇父母的爱情有着微妙的对照关系。黎长欢为推广菌草扶贫技术,常年在外工作,和妻子聚少离多。而作为外交官的赵其峰因为工作关系,也注定要奔波于世界各地,也面临和黎芷薇聚少离多的情况。而随着两人关系的升温,感情日益浓烈的两人决定想尽一切办法克服现实的困难,坚定地走在一起,黎芷薇

也在这个情感关系中理解了父亲母亲的感情。编剧擅长应用这种对照式的人物关系,不仅在主人公黎长欢和她的家人身上可以看到这种对照,在菌草团队成员身上也可以看到。

比如黎长欢的侄子黎翰,他有一个在外地工作的女友,为改变异地恋的状况,女友来到黎翰工作生活的城市福州工作。但黎翰因为加入菌草援外的团队,不得不和女友分开,前往南太平洋岛国扶贫。黎翰和女友就这样继续两地分隔的异地恋状态,也和黎长欢夫妻、黎芷薇与赵其峰的感情关系形成一组对照。而援外团队的另外两个重要成员郑伟龙与李春华之间,也形成有意义的对照关系。郑伟龙是科研人员,身上有着知识分子的风骨和傲气,有时表现得过于理想化。而李春华是工人出身,专业技术过硬,但身上有功利的一面。两个人物之间形成一种理想与现实的对照关系。郑伟龙和李春华之间曾爆发不少冲突,也可以看作是理想与现实冲突的具象体现。而剧情中二人的和解,也可以看作是理想与现实的结合。在援外工作中,郑伟龙学会了沟通与和解,保留了理想主义情怀的同时,也学会了在实际开展工作必须的妥协。李春华则变得不再圆滑世故,学会了坚守自己的

底线,坚持完成援外菌草种植与推广工作。

与菌草团队无私奉献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巴马拉当地经商的商人林达的投机行为。商人林达看到菌草种植带来的利益后,学习了已经淘汰的伐木种植蘑菇的技术,造成了当地生态的破坏。最终,林达自食恶果,因为过度伐木导致的水土流失,在暴雨天气中他的收成被泥石流吞没,赔得血本无归。黎长欢在这时向他伸出援助之手,让他负责菌菇的营销和物流,帮助他东山再起。从林达的故事线中,我们可以看到编剧的警示用意:投机取巧不可取,只有可持续发展经营才能长久发展致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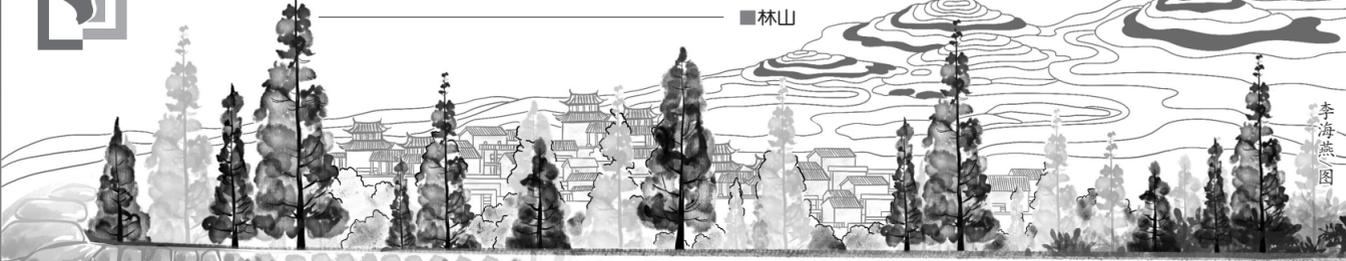
作为一部制作精良的电视剧,《幸福草》不仅有着准确的视听语言表达,精致的美术和场景的选择,更有着扎实的剧情演绎和人物塑造。该剧的人物之间存在着合理的关联性,并形成多组丰富的对照关系,导演、编剧巧妙运用戏剧结构搭建人物关系,通过细腻生动的细节来书写人物群像,形成复调乐章式的表现效果,让观众在合理的戏剧冲突中,人物与人物的对照呼应下,感受到人物塑造的魅力和剧中宣扬的正能量主旋律的价值观。

【瞬间感悟】



闲说“愁”岭

■林山



李海燕图

一叶落而知天下秋。秋天来了,稠岭似乎有点“愁”了。

稠岭是个消暑避暑的好地方。入秋了,夏消了,暑走了,天渐渐冷了。秋心为愁,愁的是,来客慢慢少了。

山里人说,稠岭,原来叫愁岭。这里是当年茶盐古道的歇脚点,山道弯弯,曲折陡峭,当地人形容“鬼见愁”,所以称愁岭。如今,车道通了,日子好过了,不好再被称“愁岭”了,就谐音改名“稠岭”。

在稠岭,走着走着,脑海就冒出南宋福州知州辛弃疾的《丑奴儿》:“近来愁似天来大,谁解相怜。谁解相怜。又把愁来做个天。”巧得很,这愁岭,就有个天村,好像是谁借用了辛弃疾的词汇。

稠岭,还真是古村落,是小村子,落在这么个不着边际的地方。

如果稠岭的这个稠,是从愁美化而来,那是人们希望生活不再愁苦,希望草木葱茏,希望人烟稠密……

人们为祈福改村名之事,天村对面的佛子山狮子峰上的佛子岩似乎感知到了。佛子山狮子峰是民间描述政和“五景、六峰、七迹、八隘、九最、十奇”中的“六峰”之一。近年来,稠岭走文旅带动之路,发展良

好,如今已是著名度假区、避暑网红地。

走到村口,读村情牌介绍,说稠岭过去是筹坑隘,村名由此演化。筹坑隘是古代政和县城内设置的八大隘口之一。其他隘口是太平隘、岭腰隘、寨岭隘、榭林隘、赤溪隘、金华隘、茶筒隘。这八个隘口都设在边界山峡谷要关口处,古时设有关门、关厅,驻有官兵,用来防御土匪贼盗,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功效,现今只留有遗址和传说。

这么说,稠岭的稠,原来是筹坑的筹。稠岭,原来是筹坑,有点意思。筹坑,顾名思义,地形应该是个坑,山坑,山的凹处。稠岭,望文生义,地形应该是道岭、山脊、山的高处,这是两个相反的地理特征。比如岭腰隘附近锦屏银矿的小亭坑,也许就是一个大矿坑,或是一个山坑。

稠岭村建在燕山上,筹坑隘是这条山脉的重要节点。据说古时在此筹建从外屯通往镇前的石岭路,取名筹岭。这个筹,又是筹备的筹。看来,要理清一个地名的前世今生,蛮让人愁的。

有资料说,稠岭是古时连接政和与福安、浦城、庆元等县茶盐通道

的要冲。这条茶盐古道从福安穆阳到政和,途中要翻越鹫峰山脉,以及上牛岭、麻岭、下稠岭这三岭。稠岭坡顶有个稠岭亭,处在岔路口。右边古道下筹坑,经外屯、下池、车潭、池坑、东山至城关,是干道,清代以前在此设隘。古道向西,经黄泥峡、九进洋、谢家山、立基洋、后宝岱、前宝岱、大风山,直至城关元峰、飞凤山。恰如银矿脉的“银丝牵金瓜”,在这条古道上散落着一些小村子,除上述村子外,还有水坑、庙仔屯、高仑头、山头子、前山、丘番、马仑屯等一些很小的村子,有的已经消失。

后来,关隘撤销,就有强人在此剪径、劫道。为了避开土匪劫掠,挑夫们另辟蹊径,舍近求远,走另一条岔道——经过矮门亭、庙子坪亭、招栋冈亭、王车亭、十二院客棧、周山门、黄殿坪、黄岭坑桥、池坑铺,在池坑与外屯的干道交汇。这条古道上几乎没有村庄,自从谢家山、立基洋两个村庄边经过,古道距这两个村子有四五里路,因此在十二院这个地方没有客栈,尚存遗址。

稠岭至今还有茶盐古道遗迹。或许,这个筹,跟采矿或采茶、运盐的搬运计数的筹签有关,如背矿工在

这里的卡口领签筹计酬什么的。

辛弃疾说“近来愁似天来大”,是在离开福州后,被劾罢官奉祠时的感叹。而在此前的1181年,他曾经就被弹劾去职、闲居带湖。那时,他对“愁”的感受更有哲理的味道。他填的词《丑奴儿·书博山道中壁》说:“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

离开稠岭,倒是觉得,村子还是叫“愁岭”更好。稠岭,没有特色,缺乏个性。愁岭,一听就有历史故事,一听就是跌宕起伏,一听就是独一无二。过去,深山枯岭,没有资源,当地村民为生计发愁。如今,发愁的内容变了。愁的是夏季游客太多,接待不过来;愁的是冬天旅游项目少,没人来。

没人来,是因为没有吸引来人的资源、条件和优势。换个角度,没有资源就是一种稀缺资源,没有条件可以创造条件,没有优势可以无中生有、借题发挥、颠覆性创新。

以“愁”为支点,吸引各地来客,作为旅者、闲客和发呆者,到愁岭来,感受“愁滋味”,乃至“强说愁”,都是不错的。



追寻·洞察·反思

——浅评曾纪鑫《遥远的绝响》

■唐宝洪

大佛寺、中国禅宗策源地黄梅县五祖寺、三国赤壁、茶马古驿那柯里……作者的笔触,引领读者领略中华文明的魅力。

考究历史,考量文化,须有一双擅长洞察的眼睛。翻阅《遥远的绝响》一书,我们会发现作者洞察之深入、细致。赤壁大战的发生地在哪里?赤壁战役的过程怎样?赤壁战役曹军的真实伤亡情况如何?刘备所部有否参加赤壁战役?历史上的鲁肃与《三国演义》里的鲁肃差异在哪?“文赤壁”与“武赤壁”景观各有什么特色?谁的赤壁作了让人信服的考察,而赤壁山周围出土的与“赤壁之战”有关的二千余件文物,也证实了作者洞察的功力与精准。中国古代最早的文人——巫觋职业化、世俗化的进程,以及巫觋从事的活动、担负的职能、扮演的角色,经作者考究,撩开了神秘的面纱。佛教于何时传入中国?明代倭患的真相到底怎样?四壁雕版印刷的衰亡、断裂、落寞、寂寥,与赶圩的喧嚣热闹,形成强烈的反差,雕版印刷技艺于四

堡而言是一个文化遗存,更是值得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西塞山的闻名,得益于唐代诗人张志和的《渔父》和刘禹锡的《西塞山怀古》,而西塞山在古代历史中的重要性与辉煌,更多还在于它是东南诸省的门户,是一处举足轻重的军事要塞。作者惊叹于曾侯乙墓中文物种类之丰富、制作之精美、稀世之珍贵、保存之完好,对总重量达2567千克65件大小编钟更是情有独钟,在行文中详尽描写这一国宝,进而探究中国音乐本土乐器和外来乐器的渊源与流变。

在追寻中予以洞察,《遥远的绝响》更难能可贵的是,作者在洞察的基础上,对历史上的若干文化现象进行反思。譬如《古代文人的诞生、崛起及其宿命》描写春秋战国时期文士心灵的活动、人身自由、人格自由的人生境界,剖析了李斯自刎、屈原、卑鄙狠毒的阴暗心理,反思文人的心灵之花何以枯萎凋谢,反思大一统之后的文人何以陷入窒息、因循、盲从、僵化的深渊;再如《秦汉文人的躁动与闹剧》解析秦始

皇焚书坑儒的前因后果,解读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带来的直接恶果——导致儒学政治化,并反思这把“软刀子”给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带来的负面效应;又如《魏晋文人的劫难与怪圈》,礼赞魏晋名士的洒脱风骨,毫不讳言曹操视文士为草芥,肆意诛杀孔融、崔琰等一大批名士,开列了死于司马家族之手的一长串名单:嵇康、何晏、桓范、张华、潘岳、谢灵运、范晔等,反思谈虚弄玄的怪圈……

在历史的长河中,有些文明不幸失落而湮没无闻,成了“绝响”。《遥远的绝响》拾“绝响”充塞天地之间的袅袅余音,这些“绝响”通过作者的叙述和状写,让我觉得并不“遥远”。在阅读的过程中,我的眼前依稀浮现着这么一个场景:一群乐人手持木槌、木杠,腾挪闪跳,有节奏地撞击一件件编钟;一群舞女踏着编钟之音翩翩起舞;曾侯乙陶醉在乐舞之中,一次举杯畅饮美酒……

【书林漫步】



父亲的「骄傲」

■吴悦凡



不知道从哪一天起,那个时间节点已经模糊。或许那是父亲觉得我已经到了他们那一代人“早就下田干活帮衬家庭”的年纪,又或许是他认为“我已经进入可以听懂成年社会的辛酸苦辣”的中学时期,他惯以一种洋洋得意而略带轻蔑的态度俯视着摊开手心找他索取零花钱的我,即使每次都满足我的愿望,而这个过程通常伴着长长的一句讽刺:“我十八岁离开家,身上什么都没带,就穿走了家里一条裤衩,到现在的所有,都是我自己劳动创造得来的,你呢?你这么大的还在找父母要钱,丢人不丢人啊你?”

碍于要从父亲的手上拿到零花钱,我不能将这一真相戳破,但嘴上不能完全忍受沉默,还是会不服气地顶撞一句:“切,这有什么好吹牛的。”不料这仿佛给他的气焰添了一把柴,他就像突然开了屏的孔雀一般摇摆起来:“难道不是吗?我十八岁当兵,那个时候每个月的工资才几十块钱,后来工资变成了200块。我从老家来到这里,我身边有什么人,啥都没有……哪个东西不是靠我自己得到的,要是没有我,哪有你?你看你过得多舒服,不都是我。”

见我终于不再顶嘴,他满意了,躺在沙发上跷起了二郎腿,微微摇晃的脚尖像窗外展翅飞翔的鸽子一般,将他心底那份骄傲明晃晃地亮给我。多年后,我终于迎来了从学校毕业可以自力更生的年龄。领到第一个月工资时,即使微薄,但也开心得像奴隶终于翻身做了主人。自此之后,我用尽全力一路跌跌撞撞向前跑去,到了一个陌生的城市信心满满地开始了作为成年人的我的人生,以为未来是一片坦途康庄大道,却发现这条路时而泥泞时而峭壁的路并不好走。在无人相识的千里之外,猛然发现手中唯一能够攥紧的唯一武器,便是抛弃杂念全身心投入工作中。

又是一年除夕,在外奔波多年,终于进入稳定期的我也即将步入中年。万家团聚,共享天伦之时,一家人谈起表弟表妹正是毕业在家待业的青年人愁得长吁短叹。父亲又逮着机会,见缝插针地亮出了他的“劳动论”:“现在的年轻人都不愿意出去吃苦,毕业了就闷在家里考试,都二十九岁了还在啃老。我们当年多辛苦啊,年纪

小,硬着头皮上,十几岁才几十块钱的工资,每个月还全都寄给家里了……看看你们这一代,真的是一代不如一代。”

我原本是“吃瓜”的心态,被突然无端攻击,怎么能够将这口饭顺畅地咽下去,我立刻大声辩驳道:“我参加工作以来也再也没花过你们的钱,我现在的一切也都是我自己创造的哈,可别说我。”

父亲听我这么说,突然一怔。其实也是,多年来他在这个“劳动论”话题上一向是高位者,他是通过劳动创造了美好生活的栽树人,而我曾是享受他劳动衍生利益的乘凉者。他一时忘记了我也是工作了多年的人,也早已像当年窗外振翅的白鸽一般飞向了另一片天空,再也不用在他的天空下仰视他。

也是那么一瞬间,他如同年幼的我一般不知如何回应,只能从鼻息中扯出一个不甘心的无话可说的“哼”,然后如当年的我一般讷讷地回击道:“你才工作几年,别吹牛了。”我也再次感受到了他当年那胜利的喜悦,急不可耐地展示我的“丰功伟业”:“当年我不是一个人来到X市,那时候我一个人窝在单位的宿舍里,刚开始被蚊子吵得几天睡不着,夏天来的时候发现蟑螂在蚊帐里钻来钻去,上厕所要跑好远……这些有谁能帮我呢?我不也都是一个人这样撑了过来?”

父亲终于沉默了,叼起了一根烟,躺在沙发上点燃了。烟雾徐徐升起,火星明明灭灭,十几年的争论中,他的心像这微弱的火一般倔强地跳动着,不过因为太平凡、太普通,他不知道向谁证明他在世人看不到的角落,作为一粒种子,曾用力地破土过,作为一棵野草,曾真正地摇曳过。

指针渐渐地走向零点,窗外响起了连绵不绝的鞭炮声。母亲走过来,催促我们下楼放烟花爆竹。父亲扛起箱子,眉梢因为笑容又被挤出了许多皱纹。这数十年都一样,这口舌之争不过是我们生活中灰尘一般的片段,忙忙碌碌之后,我们会立刻回到眼下的生活之中。烟火在天空热烈绽放,多彩的光全部洒落在抬头仰望星空的我们脸上。

“爸,这个烟花也都是靠你辛苦劳动后赚的钱买的呢,多好看啊。”

“那是,没有我哪里有这么幸福。”